

〔西德〕海因茨·孔撒里克著
刘 凝 等译

原名《双重戏》

禁城之恋

JIN CHENG ZHI LIAN (SHUANGCHONGXI)

中国新闻出版社

黑色伏尔加牌轿车猛然刹住，惯性推着车轮向前滑去，黄土扬起来，从车窗旁飞过。红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军士街司机挺直上身，双手平放到大腿上，扭头用军人的简洁语调说：

“少校同志，我们到了。”

“是这儿吗？”后座上的军官转窗外望去。“彼得罗斯·雅科罗维奇，我们走错路了吧？”

“我奉命把少校同志送到这里。”彼得罗斯扭过头来，沉默不语地直视着前方。

他应该吃惊，他想。谁能不奇怪呢？人家告诉他：亲爱的安德烈·尼科拉耶维奇，这是您的调令。一个荣幸的命令……可调往什么地方呢？原来竟是这么一片荒野，不见人进，没有牛，没有马，没有拖拉机，甚至连头小羊崽也看不见……满目尽是粗硬的野草，杨柳，桦树和灌木丛。但这些你也许还能适应。真正让人受不了的，是那边高达三米、把大地割成两块的电网，网上的警告牌告诫你小心触电。苍穹之下，这条电网格外醒目。电网后面横着一条约50米宽的光秃秃的开阔地，地面留有开垦过的痕迹，再往后又是几丛灌木和桦树。就是在口渴时喝自己鞋中脚汗的傻瓜也知道：这条光秃秃的地带是死亡之地！埋在地下的地雷会把胆大包天的人抛向天空，让他象下雨似地再落到地下。暗处藏有灵敏的自动射击装置。如果有人越过了电网，踏上这条50米宽的死亡地

带，地下室里顿时便会警铃大作。同志们，阻截！7只兔子和4只鼯鼠曾经想冒险……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，这些可怜的小玩意儿被炸得粉身碎骨；接着，几位专家奉命赶来小心翼翼地埋下新地雷。但自此，这一带再也没有看见过兔子和鼯鼠了……动物甚至也奔走相告：躲开这道电网！

安德烈·尼古拉耶维奇·普伦雅科夫跳下“伏尔加”，从后座上拎起棕绿色的亚麻布衫子，搁在轿车旁，摘下太阳帽，抹去脸上的汗珠。眼前是死亡地带，四周死一般宁静。电网上开有一扇双翼小门，门锁着。门右边的铁柱上悬挂着一只绿色铁盒。

普伦雅科夫走上前三步，又回头看着黑色“伏尔加”。矮小的彼德罗斯也下了车。他生着一付基尔格人那种呆滞的面孔。彼德罗斯从行李箱中拿出其它东西来：插在棕土色亚麻布枪套中的卡拉什尼科夫式自动手枪，一只行李袋和一只纸盒，纸盒中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和一台电唱机，唱机上放着贝多芬、瓦格纳、威尔第、马耶贝尔、布鲁克纳，当然还有肖邦、柴可夫斯基、格抹卡、穆索尔斯基、普罗科菲耶夫、里姆斯基——科萨科夫和鲍罗丁音乐作品的唱片。一个克格勃军官也这么喜爱音乐，彼德罗斯着实大为吃惊。他把这些东西抬到电网门前，堆放在普伦雅科夫身边。

“少校同志，还有什么事吗？”他问道。

普伦雅科夫双眉紧蹙，默默地凝望着荒野。

“没了。噢，对了，彼德罗斯，请告诉我，您经常送同志来这里吗？”

“少校同志，送过4次。”

“他们的感觉怎样？”

“跟您一样吃惊。”

“您还有更多的可以告诉我的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山丘那边有什么？”

“少校同志，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想这管什么用呢？费了半天的劲，结果还是一无所知。再说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这里的世界到了尽头，那边又是另一个世界，但和我們不相干。想它有什么用呢？到了这儿的人肯定都会有些感想的。”

“山丘后面一定流淌着布格河。我们出了文尼察向南走，没有看见这条河。它现在一定在我们的左前方……”

“有可能吧。”彼法罗斯·雅科罗维奇耸耸瘦削的肩膀，基尔格型的脸上毫无表情。“我只知道从文尼察到这扇小门之间的这条路。有什么必要知道更多呢？”他向普伦雅科夫告辞，祝他一切顺利。

“少校同志，铁桩上的盒子里有一部电话。您拿起话筒，会有人跟您通话。我该回去了。”

“一路顺风，彼德罗斯·雅科罗维奇！”

“少校同志，谢谢。”

普伦雅科夫目送黑色“伏尔加”卷着一团黄土拐进一座山丘的背面，马达声渐渐消失了。几只小鸟落在桦树枝上，悄无声息地打量普伦雅科夫。天真热，按理说，5月的天不该这么热。土地已经干裂了。要是太阳一直这么奇热，乌克兰也许会歉收，这么一来，五年计划就要又一次泡汤了。

普伦雅科夫走近铁盒，打开小铁门，拿起黑绿色电话的话筒。话筒内起先是一阵噪声，不一会儿，就转来了一个男

人的噪声。这声音清晰得就象有人在直接冲着他的耳膜说话。普伦雅科夫不由地打了个哆嗦。

“欢迎您，安德烈·尼古拉耶维奇！”没等普伦雅科夫开口，对方便愉快地招呼道。对方的欢悦情绪与周围的荒凉环境实在太不协调。“您很准时。但这是彼德罗斯的功劳……他就象一台上了油的钟。看得出来，您正在想，您母亲锅台上的铁罐要比这该死的不毛之地有生气得多。”

“跟我想的差不多。”普伦雅科夫朝四周望去。除了电网，小门，死亡地带，灌木丛和桦树，他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对方得意地轻声笑了起来。

“我能看见您，您却不可能找到电视摄像机。我们的伪装完美无缺。”

“祝贺您。我的眼睛一般说来是骗不过去的。”普伦雅科夫勉强笑道。“我现在该干什么？”

“会有一名少尉带三个人去接您。”

普伦雅科夫挂上电话。一阵机器声实然传过炽热的空气传过来。他训练有素的听觉辨别出，这是一辆老式嘎斯——69型越野车的马达声。当越野车突然出现在一座山丘的顶端时，站在行李间的普伦雅科夫为自己的正确判断而喜形于色。他想起在乌斯特卡托夫斯卡雅的毕业考试。教官蒙上他的眼睛，把他搁在靠近公路的森林里，让多种型号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他身边驶过。“这是飞亚特，这是吉普，这是多德松，这是梅德塞斯……”紧接着，又开过各种型号的坦克和装甲炮车，运兵车和载重卡车。他只在一种型号上卡了壳。普伦雅科夫最后如愿以偿，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毕业文凭。全年级的佼佼者。当然，听力训练只占全部训练内容的极少一部分。

越野车忽左忽右地驶过地雷阵。停在电网门边。一名年轻的少尉跳下车来，其余三个红军士兵留在车内，卡拉什尼科夫用手枪瞄准着普伦雅科夫。少尉掏出一把简单的钥匙打开了电网上门。普伦雅科夫注视着自动手枪的枪孔，脚下纹丝不动。

“你们这样可不太友好呀。”他说。

“安德烈·尼科拉耶维奇，我们必须搜您的身。”年轻的少尉冲普伦雅科夫走来。他脸上的笑容使人感到，他仿佛在自己的任务而内疚。”我们在等您，我们知道，您是谁。但尽管如此……”

“少尉同志，请执行您的任务。我该脱光衣服吗？一个光屁股的人是不可能藏住什么东西的。”

“是这样。不过，您用不着全脱光。”

“您错了！”普伦雅科夫讥笑道，“一个人就是一丝不挂，也照样是危险的。我有把一只小管从肛门插进大肠的本领，装在管内的烈性炸药足够报销一座大桥。

年轻的少尉呆望着普伦雅科夫，脸上的笑容凝固了，眼睛直愣愣地眯一条缝。”同志，请脱衣服！”他粗着嗓门说，我还从没有想到会有这等事呢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！”普伦雅科夫笑起来。他解开裤带，裤子滑落到地上。接着又抬手解军服的钮扣。“少尉同志，别忘了”，普伦雅科夫边脱衣服边说，“并不只有大肠能藏东西，能藏东西的地方还多着呢。”

什么地方响起刺耳的尖厉声音。普伦雅科夫脱军服的手停止了。这是喇叭的声音，他想。肯定在桦树那边，但却看不见。出色的伪装。这儿的人技艺超群。

一个声音，一个从话筒中传来的声音在静悄悄的旷野上嗡嗡作响。“阿拉耶夫少尉！”

年轻的军官忙不迭地跑过去，接挺挺地立在话筒前。仅仅对着一个声音，也站得这样挺直，实在有些可笑。但普伦雅科夫马上意识到，这里的规矩非同寻常。

“将军同志！”阿拉耶夫答道。

嗨！电视屏幕前居然还坐着一位将军，普伦雅科夫想。多么荣幸！他同时想到，要是一位将军对走近电网门的人感兴趣来，那么他尚未看见的一切该会有多么重要！

“阿拉耶夫，就别去看少校同志的屁股啦！他身上没有炸药。这只是间谍们的一个古老玩笑。安德烈·尼古拉耶维奇……”

“将军同志！”普伦雅科夫这时也挺直了身体。

“请您跨进我们的天堂吧！这是一座真正的天堂，比旧天堂更迷人的天堂。这儿不会有人来赶我们，也不会有人禁止您吃苹果。您的见识越多越好，越广越好！我们以后再见，安德烈……”

尖厉的声音又响起来，喇叭沉默了。阿拉耶夫走到一边，让出通道，普伦雅科夫朝越野车缓缓走去。两名红军士兵跳下车，朝门前的行李跑去，把它搬进了禁区。忠于职守的阿拉耶夫匆匆检查着纸盒。“唱片，都是唱片！”他喊道。年轻的脸庞闪闪发亮。“都是什么唱片？”

“从贝多芬到巴尔托克的都有。”

“真棒！”阿拉耶夫关上盒盖。“不过，少校同志，可惜这些唱片必须锁进仓库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您会很快明白的。”阿拉耶夫爬上汽车，在普伦雅科夫身旁坐下。“您到了另一个国家。这儿不再是俄罗斯了……”

普伦雅科夫以为，阿拉耶夫刚才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。这里难道不是俄国的乌克兰田野吗？这里流动着布格河，第聂伯河，第聂斯特河。一块肥沃的土地。要说这儿不再是俄国，岂不是开玩笑？！然而，数分钟之后，当他们翻过那座馒头状的小山丘，阿拉耶夫说的话却得到了证实，当然，起先毕竟还是令人难以置信。普伦雅科夫的眼前出现了一块广袤的平原，那上面草叶青青，偶或有灌木丛点缀其间。以至走近，他才看出，那些灌木丛原来是一些平顶的石砌房屋，屋顶上加盖了伪装网，网上的植物盘根错节，密密层层。周围还有不少类似的小山丘。普伦雅科夫猜想，那些小山丘底下也许就是可移动的火箭炮、目标识别器、探照灯或电子探测仪吧。

“我们还要过两道岗”，阿拉耶夫少尉说道。“过了第三道，您就算到家了。”

“您说什么，到家？”

“将军同志会向您解释的。”

的确，他们又过了两道由电子隔离栅栏和电子大门构成的检查岗，而且每过一道都照例要受检查并被录相。在过第三道岗时，普伦雅科夫还必须慢慢走过一个圆形通道。通道的金属壁上安装着好几对圆形的玻璃眼。他刚一进入通道，这些玻璃眼便一齐对准了他。

伦琴射线，他想。还有电子射线，正在透视我的全身。你藏不住任何东西……即使是吞进肚子的小胶囊也会一清二

楚地显现在萤光屏上。此处的安全杆查装置是第一流的。

“检查完毕，安德烈·尼古拉拉耶维奇”，圆形通道的尽头现出一位壮实的汉子，是一名上尉。那人跟普伦雅科夫握了握手，随后扫了一眼手表，略略点了点头。“公交车过半小时就来，还来得及换换衣服。”

“谁来？”普伦雅科夫稍感意外，问道。

“无轨电车！”上尉拍了拍普伦雅科夫的肩。“我们得赶紧把这身佩有军衔的漂亮制服换掉。跟我来吧，安德烈。我们已经替您准备好了，一套地道的工装，特为定做的……您1.85米的个子和太宽的肩膀还真有点儿麻烦。感谢上帝，我们通过电报从乌斯特—卡托夫斯卡雅要到了您的身材尺寸。”那矮壮的家伙得意地嘿嘿一笑。“注意到了吗，我们甚至又可以说上帝啦？还要阅读《圣经》嘿，这可是命令。好啦，您会习惯起来的。现在我要没收您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，这您也得习惯，亲爱的安德烈。”

“所有东西？”

“没有例外！全送交仓库。别担心，这个地方是不会丢东西的。嘿，我说，您穿工装一定合适。那些娘儿们准会发疯似的向您掀裙子呢！……”

“这个地方有女人？”普伦雅科夫情不自禁地用手摸了摸自己那卷曲的金黄头发。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，看到他这样的人，别人一定会驻足盼顾，亦羡慕亦妒的。“太开玩笑了吧，同志。”

“‘这儿如同一座乐园’——这可是将军的话……您还有什么怀疑呢，安德烈！我向您担保，半小时之后您就会看到从阿拉斯加到纽芬兰之间的最风流的娘儿们！那些粉头，

我告诉您吧，您哑吧一下舌头，她们就会扭屁股作答！”

话声刚落，他便把突然变得不知所措的普伦雅科夫推进了一间屋子，随后一脚踏上门。屋里，一张宽大的桌子上放着一套带泥点儿的工装，一件花格衬衣，一条红围巾和一条俗称斯蒂森的宽边美国帽子。桌子底下搁着一双兽皮做的长筒靴和几双镶红边的浅兰色尼龙袜。另一张桌上放着内衣内裤……几条花里胡哨的棉布裤衩，一件内衣，内衣的前襟上面赫然印着浅兰色的标记“看林人的篮子”，内衣旁边是一顶系带子的软帽，帽沿很长，呈绿色。帽子上也赫然印着“看林人的篮子”这个标记。

“怎么，不错吧？”那位胖胖的上尉快活地说道。“老兄，您穿上这身衣服以后，我可就要多加小心啦，一看到您，那些娘儿们准保会忙不迭把她们的内衣解开的。”

“我真不明白”，普伦雅科夫身体斜倚在白色的墙壁上。

“伊利亚·沙威利维奇，这是在搞什么名堂？无法逾越的警戒线；有关天堂的蠢话；此处又是这一堆堆美国烂布；一辆无轨电车要来接我；姑娘就在附近……这一切实在荒唐！”

“别激动啊，安德烈·尼古拉耶维奇，您还是换上吧。请回想一下，您在乌斯特——卡托夫斯卡雅训练得最多的是什么？嗯？想想吧！”

“破译——”

“是啊，是啊……”

“在极端情境下的求生方法——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安德烈！您能完美地做到的，人家还会做得更完美。”

“我的英语能力——”

“是啊，或者更确切些说：您地道的美语！怎么样？开一点窍了吧？”

“不明白，”普伦雅科夫老实地答道。

“要明白过来倒也是不容易。”胖子指指那套衣服。“换上吧，安德烈。过一刻钟车就来了，它将把您拉到谢里夫那儿去——”

“上哪儿？”普伦雅科夫全摸不着头脑，问道。

“好啦！”伊利亚·沙威利维奇挥了挥手。“穿上吧，安德烈！快点儿！这没法解释，得自己看。”

稍顷，普伦雅科夫坐上了一辆美式无轨电车。他不禁觉得自己太可笑了：穿一身带泥点儿的工装，一件花格衬衣，头上是一顶大沿帽，那上面还有那个颇引人注目的标记呢。他自个儿的所有东西全入了仓库，上了帐册。登记册上写着：一只箱子，一个行李袋，一枝带枪罩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枪，一把9毫米马卡洛夫手枪，50发子弹，一套佩有少校军衔的制服，鞋子、内衣裤，一只纸盒，里面是收音机和唱机，27张古典音乐唱片。存件人安德烈·尼古拉耶维奇·普伦雅科夫少校，来自乌斯特——卡托夫斯卡雅，属列宁格勒第二方面军司令部，特工二处。印章和签名。

这样，普伦雅科夫少校便不再存在了。此刻坐在一辆美式无轨电车内向外不断张望的这个人，看上去活象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粗壮工人，他现在一个无名、无家的异乡人，满腹狐疑，却一个问题也无法自答。

无轨电车一路摇晃着驶入一条柏油路。路的两侧延展着

① 谢里夫（1895—1975），英国剧作家，1929年。“有一部作品名《旅程的终点》。

广阔的草地，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风车，这些风车从地底深处把水抽入石砌的水井里去。普伦雅科夫的额头顶在车窗玻璃上，呆呆地望着车外的那片大地。这不是俄国，他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这个念头。这是美国，中美洲大草原的一部分；眼前的情景同我们在莫斯科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，在卡费，以及后来在乌斯特——卡托夫斯卡雅所看的无数教学片不是一模一样吗？西部大草原，曾是牛的家乡，美国的肉库。

当车子一摇二晃地从一个牛群旁边驶过时，普伦雅科夫不禁缩了一下身体。原来，有4个牛仔骑在黑白相间的快马上挥舞着他们的宽沿帽，打着招呼。随后，只见他们踢了一下马刺，朝公路飞驰而来，一眨眼工夫便同电车并跑起来；他们对呆坐在车里的普伦雅科夫喊了些什么他听不懂的话，大笑着。不一会儿，随着一声呼哨，牛仔们停了下来，然后又回到牛群那儿去了。

“这些小家伙真带劲儿”，司机的声音。他只穿了一条裤子和一件汗衫，再加上那顶哪儿都少不了的有长长的赛璐璐帽沿的帽子。一条肌肉发达的汉子。他这是头一回同普伦雅科夫打招呼。他说得一口土气十足、含糊不清的美语，活象一位阿拉巴马州的棉花种植主。“多棒的职业！新鲜空气，威斯忌加女人。挨着来，把裤子都磨破……”

普伦雅科夫耸了耸肩。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他用俄语问道。司机从那面又长又宽的后视镜中打量了他好一会儿。

“先生，您说的那种方言我可不懂啊。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普伦雅科夫说得很快。不过，司机依旧没上当。

“什么？”那狡黠的家伙反问道。

“我想请教您的大名”，普伦雅科夫不得不改用英语说道。司机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“这种语言一位善良的基督徒才听得懂。贱名吉姆·巴克莱。要是好朋友可以叫我布利。您在这城里找工作？”

“好象是的。”普伦雅科夫深吸了一口气。“您刚才说城里，吉姆？”

“5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。哈，我真喜欢这座城市。您也会喜欢它的，先生。对嘞，明天有橄榄球赛，西部队对东部队。您该去看看，先生！全是呱呱叫的棒小伙子，就跟您这样儿！”

车外，景色陡然大变。草原到了尽头，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欧式平顶小别墅，带游泳池的网球场和花园，一个体育馆，公路旁有一家汽车旅馆，旅馆前停着许多美式汽车；一个标准油的加油站，加油工坐在躺椅上打盹儿，等候着顾客。不一会儿，普伦雅科夫看到了第一批姑娘：她们全是双腿欣长，披着长发，穿着紧身的工装或更紧些的短裤；他看到了在百货店、杂货铺和咖啡馆进进出出、在路上行走的男男女女。一切都象他以前在美国电影里所看到的那样，只是更真切，更吸引人。

更远处，在这条街同一个有着塑像的大广场交流的地方，他看到了那条河。阳光下，河水流着绿波，看上去又宽又平。河的对岸就是那典型的、被河水冲蚀得千孔百穴的陡峭河岸，看上去就象深褐色的树皮。那上面流过血，普伦雅科夫暗忖。德国人和我们。1941年至1944年，纳粹统治过这个地方，游击队员们曾把枪支隐藏在这陡峭河岸的洞穴内。难道我此刻就在布格河畔？

“这条河叫什么，吉姆？”他问司机。

“这是西尔维河，先生。”

“西尔维？不是布格河？”

“布格河？”司机看看后视镜里的普伦雅科夫。“从没听说过，先生。布格河是那里的？”

西尔维河畔那个大广场旁矗立着市政大楼。楼前的旗杆上挂着一面星条旗，二名警察懒洋洋地斜倚在大楼的入口处，牙齿间不断翻动着口香糖。左边是去行政长官办公室和警察局的入口，从右边走可以去财税局，通过中央那扇巨大的玻璃们可以去市政厅。吉姆刹了车。

“终点站，先生！祝您交好运！我很乐意还能在什么地方再见到您！我们这儿没人失业。您去市长那儿报到吧——别称他将军。记住，明晚体育馆的球赛！”

俩人都下了车。普伦雅科夫望着吉姆的背影，只见他悠哉悠哉地把双手插在裤袋里，走进了一家自助餐厅。这家伙准在为马上就能把一只三层的汉堡包吞下肚去而高兴呢。

我们按逻辑来想想吧，普伦雅科夫对自己说。让人透不过气来的问题啊。一小时之前，那位将军通过传声装置对我说过话；当时我站在第一道电子栅栏外面，踩的还是俄罗斯的土地。这里却是美国了。将军在这幢大楼内办公，身份是市长。所有这些简直莫名其妙，荒唐透顶。人家要把我怎么样？在乌斯特——卡托夫斯卡雅，人家只是跟我说：您将被派去执行一项任务，只有最出色的人才能承担这种任务。您是我们这里最出色的。祝您成功，安德烈·尼古拉耶维奇！

他把那顶付厌的帽子拉到后脑勺上，打量了一下那两个没精打采的警察，然后径直走进了市政大楼。一阵凉气袭来，

使他冷不丁地打了个哆嗦。空调，他心里想，当然了。他在过道里的一块大指路板上寻找市长的房间号码。17号，在二层，得先去16号通报。从一扇开着的门那里传出一阵争吵声。证件办理处的办公室里有个男人大声嚷嚷着，对他不能为他的鞋铺领取霓虹灯广告证明大为不满。此人说的是一口流利的得克萨斯方言。

疯了，普伦雅科夫心想，并且摇了摇头。疯了！那边流淌的难道不是布格河？我脚下难道不是乌克兰的土地？我倒要瞧，所有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……要是真的话，它就是俄国有史以来所产生过的东西中最棒的了，如同我们的太空飞行计划，是完美无缺的杰作。

他走上宽大的楼梯，上到二层，然后恭恭敬敬地敲了敲16号房间的门。当里头传出一声清脆的“Comein！（请进）”时，他便走了进去。

女秘书的头发用过氧化氢染成了金黄色，微微卷曲，一张哈泼斯杂志上的娃娃脸。美国人理想中的漂亮女人。她朝他嫣然一笑，大拇指朝一扇分格的木质门指了指。

“您请进，先生，有人在等您。”

无懈可击的威斯康星方言。普伦雅科夫以微笑作答，取下那顶大帽沿的可恶帽子，夹在胳膊窝底下，进了17号房间。那是一间大屋，可除了一张桃花心木的办公桌、一个洗漱盆、墙壁旁边的一个苏打水笼头和办公桌后面的角落里几面普通的旗帜，屋子里就再没什么了，颇有点空荡的感觉。在两扇窗子中间挂着两幅画像：华盛顿和尼克松。一个画框是永久性固定的，另一个画框则是可以拆卸的。历史不会改度，可总统们却总是来去匆匆。

宽大的写字台后面的高背皮椅上坐着一个矮壮敦实的男人，灰白头发剪得很短，整个人就象缩在衬衣的袖筒和长长地挂下来的领带里面了。在普伦雅科夫把门带上后，他喝了一口高脚杯中的冰苏打水，指着一把椅子，示意来访者坐下。

“我奉命前来报到，将军同志！”普伦雅科夫按军人标准一字一顿地用俄语说道。他全身挺直，立在椅背后。将军放下手中的杯子，抹一下嘴唇，轻轻打了个嗝儿。随后，他上下打量了报到者一番，摇了摇头。

“您说的是什么奇怪的语言？”他用英语问道。“我一字不懂。”

“我来了，先生”，普伦雅科夫只好改说英语。“我还以为，过了这扇门，游戏也就停止了。”

“您错啦……这里才正是开始！”那敦实的男人舒舒服服地靠向椅背，扫视着普伦雅科夫。好像他想买一匹马，而安德烈·尼古拉耶维奇是一匹特别引人注目的壮马似的。“我看过您的档案，亲爱的。就象是一首赞美诗！作曲家可以拿来写一部歌剧啦。按莫斯科、伏龙芝和乌斯特——卡托夫斯卡雅的评语……您该是个天才。我说这个！不是要您成为一只沾沾自喜的猴子，而是要向您挑明，天才在我们这里要承担最艰巨的使命。”他边说边打开了一个活页夹。那一定是普伦雅科夫的个人档案。他把双手平放在活页夹上。“我是伊万·科纳耶维奇·西诺涅夫……这只是顺便提提，请您立即把它忘掉。我现在叫詹姆斯·布尔德，本市市长，上帝正以他慈爱的目光俯视着这个城市呢。本城有945名居民，三座酒吧二间杂货铺，两个美式橄榄球队，一支英式橄榄球队，一个网球俱乐部，一个游泳协会，一个体操协会，一个拥有18个

洞穴的高尔夫球场，一所拳击学校、一家中档旅馆，一所年级齐全的学校，一座剧院，以及一家有5个够味儿的姑娘的春官院。喏，这是不是一座城市呢？”

“我想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在西尔维河畔有一个浴场，可以租游摩托艇；还有一家餐厅“贝·比利”，汉堡包和牛排是那儿的拿手。比例曾是重量级拳击冠军。他需要个帮手，替他做汉堡包。您干这个也许合适……”

詹姆斯·布尔德又呷了一口冰苏打水。他没开空调机。他宁愿忍受闷热也不顾因忽冷忽热而患感冒。起先情形是挺糟……西倍涅夫将军又咳嗽又打喷嚏。最后他才发现，他没法适应空调机。他咒骂美国人的这个要命的发明，从那时起他就不再用空调了。与此同时，他喝冰水的数量增加了2倍。

“我想，先生”，普伦雅科夫表情木然地说。“我似乎应该说明，乌斯特——卡托夫斯卡雅的人没跟我说过，我该上谁那儿去……”

“我告诉您！坐下吧，我的孩子！我得给您上一小时有关弗雷泽敦历史的课……”

“弗雷泽敦？”

“现在您是在美国的一座小城镇弗雷泽敦，位于得克萨斯州。第一道栅栏外头有一块牌子，写着‘诺沃乔克。禁区。生命危险！’，但那只是一个名字。每样东西都得有个名字。诺沃乔克这个名字刚出现在栅栏旁的时候，文尼察的居民们丝毫没有表现出好奇的样子。这他们是理解的。一个新的基地，兴许同火箭有关。不过，不要问得太多啊，兄弟。我们就离那栅栏和诺沃乔克远点儿吧。整整三年日夜施工，卡车